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編

【宋】左圭【明】吳永馮可賓輯

續百川學海·廣百川學海
百川學海

人民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編

〔宋〕左圭〔明〕吳永馮可賓輯

續百川學海·廣百川學海
百川學海

人民出版社

第二冊目次

王公四六話·····	一
四六談塵·····	一四
文房四友除授集·····	二〇
耕祿藁·····	三〇
子略·····	三七
騷略·····	六八
獻醜集·····	八〇
選詩句圖·····	八五
石林詩話·····	九九
六一居士詩話·····	一一五
東萊呂紫微詩話·····	一二〇
珊瑚鉤詩話·····	一二八
劉攽貢父詩話·····	一四三
後山居士詩話·····	一五一
許彥周詩話·····	一五七
司馬溫公詩話·····	一七〇
庚溪詩話·····	一七四

竹坡老人詩話·····	一八九
法帖釋文·····	二〇〇
海岳名言·····	二二三
寶章待訪錄·····	二二五
米元章書史·····	二三二
書斷列傳·····	二四八
續書譜·····	二六四
歐陽文忠公試筆·····	二七〇
書譜·····	二七四
法帖刊誤·····	二七八
高宗皇帝御製翰墨志·····	二八九
法帖譜系·····	二九三
端溪硯譜·····	三〇〇
硯譜·····	三〇四
歙州硯譜·····	三〇八
硯史·····	三一五
古今刀劍錄·····	三二〇
香譜·····	三二四
茶經·····	三三九

煎茶水記·····	三四九
茶錄·····	三五三
東溪試茶錄·····	三五五
酒譜·····	三五九
本心齋疏食譜·····	三六一
筍譜·····	三六三
菌譜·····	三七八
蟹譜·····	三八〇
荔枝譜·····	三八八
橘錄·····	三九二
南方草木狀·····	三九八
竹譜·····	四〇六
劉蒙菊譜·····	四一一
范氏菊譜·····	四一八
史老圃菊譜·····	四二一
梅譜·····	四二四
洛陽牡丹記·····	四二六
牡丹榮譽志·····	四三〇
揚州芍藥譜·····	四三四

海棠譜·····	四三八
師曠禽經·····	四五二
名山洞天福地記·····	四五九
續百川學海·····	四六三
續百川學海序·····	四六五
續百川學海目錄·····	四六六
令旨解二諦義·····	四七〇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四八一
古今考·····	四九九
中華古今注·····	五〇九
小爾雅·····	五三四
五色線·····	五三八

百川學海

己集



王以四六話 謝後四六設座
文房四友除授集

胡國器畔 祿藁

阮寮子略 疎寮騷略

梅屋獻醜集



王公四六話序



先君子少居汝陰鄉里而游學四方學文於歐陽文忠公而授經於王荊公王深父常夷父既仕從滕元發鄭毅夫論作賦與四六其學皆極先民之淵蘊鍾每侍教誨常語以爲文爲詩賦之法且言賦之興遠矣唐天寶十二載始詔舉人策問外試詩賦各一首自此八韻律賦始盛其後作者如陸宣公裴晉公呂溫李程猶未能極工逮至晚唐薛逢宋言及吳融出於場屋然後曲盡其妙然但山川草木雪風花月或以古之故實爲景題賦於人物情態爲無餘地若夫禮樂刑政典章文物之體略未備也

國朝名輩猶雜五代衰陋之氣似未能革至二宋兄弟始以雄才與學一變山川草木人情物態歸於禮樂刑政典章文物發爲朝廷氣象其規模闊達深遠矣繼以滕鄭吳處厚劉輝工緻纖悉備具發露天地之藏造化殆無餘巧其隳括聲律至此可謂詩賦之集大成者亦繇

仁宗之世太平閒暇天下安靜之久故文章與時高下蓋自唐天寶遠訖於天聖盛於景祐皇祐溢於嘉祐治平之間師友淵源講貫磨礪口傳心授至是始克大成就者蓋四百年於斯矣豈易得哉豈一人一日之力哉豈徒此也凡學道學文淵源從來皆然也世所謂箋題表啓號爲四六者皆詩賦之苗裔也故詩賦盛則刀筆盛而其衰亦然鍾類次先子所謂詩

賦法度與前輩話言附家集之末又以銓所聞於交游間四六話事實私自記焉其詩話文話賦話各別見云老成雖遠典刑尚存此學者所當憑心而致力也且以昔聞於先子者爲之序欲自知爲文之難不敢苟且於學問而已匪欲誇諸人也宣和四年七月庚申日汝陰王銓序

王公四六話上

宋元憲晚歲有詩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之燭武不如人其後元厚之作執政參知政事一日奏事差誤神宗顧謂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乞退遂用元憲語作乞致仕表云少之燭武尚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忘事神宗讀表至此怜其意而留之歐陽文忠公謝致仕表云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元厚之後作致仕表云踰踰退舞敢忘舜帝之笙鏞翬翬歸飛亦在文王之靈沼又謝致仕表云冥鴻雖遠正依天宇之高華微藿雖傾尚遡日華之明潤其意謂萬物不離於天地雖致仕亦不離君父也子瞻爲筆說大以此爲妙云古人謝致仕表未有能到此者

元厚之作王介甫再相麻世以爲工然未免偏枯其云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爲開讒波稽天孰斧戕之敢闕上句忠氣貫日則可以觀雖金石而爲開是以下句讒波稽天則於斧戕了無干涉此四六之病也元厚之取古今傳記佳語作四六雖金石而爲自開西京雜記載楊雄全語也日華明潤李德裕唐武宗畫像贊也四六尤欲取古人妙語以見工耳

元厚之久作藩郡後聞儂智高餘黨寇二廣移知廣州而所傳乃妄改知越州厚之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馳謂有龍編之警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倡爲危事用李德裕獻替記伐劉稹李石

令中人石元貫奏橫水明光之甲曳地何由取他德裕曰從伊十五里精兵明光甲曳地必須破却此賊後所傳果妄遂誅劉稹焉

神宗友愛嘉岐二王不許出閤固辭者數十其後改封先召翰林學士元厚之謂曰卿可於麻辭中道殺勿令更辭也略云列第環宮彌聳開元之盛側門通禁共承長樂之顏

四六有伐山語有伐材語伐材語者如已成之柱楠略加繩削而已伐山語者則搜作搜山一山開荒自我取之伐材謂熟事也伐山謂生事也生事必對熟事熟事必對生事若兩聯皆生事則傷於奧澁若兩聯皆熟事則無工蓋生事必用熟事對出也如夏英公

辭奉使表略云頃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始弃孤遺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岵忍聞禁休之音不拜單于用鄭衆事而公羊謂夷樂曰禁休此生事對熟事格也後永叔作歸田錄改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情深陟岵忍聞夷樂之聲夏英公免起復奉使表世以為工然其間一聯云王姬築館接仇之禮既嫌曾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此聯亦不減前一聯也

先公言本朝自楊劉四六彌盛然尚有五代衰陋氣至英公表章始盡洗去四六之深厚廣大無古無今皆可施用者英公一人而已所謂四六集大成者至王岐公元厚之四六皆出於英公王荆公雖高妙亦

出英公但化之以義理而已

表章有宰相氣骨如范堯夫謝自臺官言濮王事責安州通判表云內外皆君父之至慈出處蓋臣子之常節又青州劉丞相罷省官謝起知滑州表云視人郡章或猶驚畏諭上恩旨固不歡欣又云詔令明具止於奉行德澤汪洋易於宣究愛其語整暇有大臣氣象劉丞相守鄆謝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所願學者古人顧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此真罷相表也

沈存中緣永樂陷沒謫官久之元祐中復官分司以表謝曰洪造與物難回霜霰之餘聖恩及臣更過天地之力又曰雖奮竭之心難伸於已廢之日惟忠孝之志敢忘於未死之前皆新語也

錢易希白子彥遠字子高明逸字子飛俱以賢良登科族人藻醇老既應說書進士俱中第又應中大科熊伯通以啓賀藻知制誥曰七年三第闕賢良文學之科一門四人襲潤色討論之職四人謂易惟演明逸及藻也

蘇子瞻作翰林林子中方以言者去國在外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盡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與其後為中書舍人謫二蘇告詞之語異矣

子瞻幼年見歐陽公謝對衣金帶表而誦之老蘇曰汝可擬作一聯曰匪伊垂之而帶有餘非敢後也而

馬不進至爲潁州因有此賜用爲表謝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之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後爲兵部尚書又作謝對衣帶表略曰物生有待天地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鰕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四六至此涵造化妙旨矣

文章有彼此相資之事有彼此相須之對有彼此相須而曾不及當時事此所以助發意思也唐人方有此格謂之互換格然語猶拙至後人襲用講論而意益妙如楊汝士陪裴晉公東雒夜宴詩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止於此而已至永叔和杜岐公詩曰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二美

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其後蘇明允代人賀永叔作樞密啓曰在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寔爲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任相府然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嘗悲於不遇蓋人之於世美惡必自有倫而天之於人賦予亦莫能備此又何啻出藍更青研朱益丹也後至荆公賀韓魏公罷相啓略云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固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方崛起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入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

爲特美此又妙矣

譚昉曲江人荆公少年仕官韶州之友也特善牋表荆公在金陵稱其一對云車斜韻險競病聲難競病二字曹景宗故事也白樂天與元微之書曰何處春深好詩以斜車二字爲韻往來幾百篇

王荆公父名益以都官負外郎通守金陵而元厚之作金陵幕官其契分久矣荆公既相神宗欲慎選翰林學士時厚之久在外老於從官荆公對曰有真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耳上固問之因道姓名上久之曰元絳在外久不以文稱且令爲制誥如何荆公曰陛下果不能用爾況已作龍圖閣直學士難下遷知制誥遂自外徑除翰林學士中外大驚既就列有稱職之譽不久遂參大政故厚之深德荆公其後荆公居金陵厚之以太子少保致仕歸平江以啓謝荆公曰眷林泉之樂方遂乞骸望衮繡之歸徒深引脰

丁晉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荅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鴈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秘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

唐張籍用裴晉公薦爲國子博士而東平帥李師道辟爲從事藉賦節婦吟見志以辭之云君知妾有夫

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持戟明光裏知公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先子元祐中除知陳留縣唐君益帥荆南方董辰沅邊事辟先子通判沅州先子已得陳留而辭之以啓謝君益曰抱壁懷沽雖免匹夫之罪還珠自歎空成節婦之吟

孫賁公素除河東轉運使託先子代作謝表蓋河東堯故都之地曰富歲三登有唐叔得禾之異輿情百樂興堯民擊壤之歌末云過太行回顧雲下義感親闡望長安遠在日邊心馳帝闕公素讀之笑曰公乃末篇寓忠孝之意也

先子嘗言四六須只當人可用他處不可使方爲有工邵鮪自陝西運使移知鄧州先子以啓賀之云教實自西浸被南明之國民將愛父竚興前古之歌乃邵氏自陝移鄧之啓也

廖友明略作四六最爲高奇嘗謂僕言須要古人好語換却陳言如職名二字便不可入四六如上表云初見吏民已宣條教之類真可憎惡爾明略賀安厚卿啓曰遠離門牆遁迹江湖之外闕望麾葆榮光河洛之間又賀張丞相啓云中台之光下飾萬物前著之畫外制四夷進有德而朝廷尊用真儒而天下服又云日月亭午信無邪陰山川出雲亟有時雨又謝厚卿答書之啓云寂寞江濱若戎車之陷淖棲遲崑

邑信塞馬之依風暉然晨光照此葦屋許安世少張自蜀漕責房州倅謝執政啓云賤貧於有道之邦自知愧恥負犯於可封之日無足哀矜議者謂引咎歸己不文過以自矜得責降之義

閻令洵仁善四六而一字不肯妄下必求警策以過人謝再除陝西轉運使表曰識道重來端同老馬操刀却視若宰全牛謝復官表曰悲未見於齊羊笑中分於鄭鹿臨死作發運使表曰轉輸九路回沂萬艘過冒職名出持使旨夢游帝所驚睟色之回春來自日邊覺容光之照水漸浮楚澤回望堯雲伏念臣少也羈孤長而疵賤學宗論語孟子粗識指歸仕遇神考泰陵俱蒙獎擢而臣志未伸於每剗恩不報而

逾深髀消乘傳之餘心折號弓之後侵尋晚景辜負明時頃畢通喪適逢初政鑲軍西塞賜對中宸曲荷聖知徑除宰屬忽除怨府升寘儒林未勉螢窓之塵但愧桑榆之晚三光倒影自一壺中萬里提封幾半天下然而承平旣久積弊日深公私困於盜攘官政習於涵養偷安則如抱薪救火欲速則如以莖療飢必待更張庶能漸正然恐約束未周於郡縣謗傷已達於闕朝明月夜光寧無按劍高山流水自有知音仰恃聖明俯彈勤拙矢心論報沒齒爲期天聖中劉子儀賀五王出閣啓云芝函曉列星飛降天上之書棟萼晨趨嶽立受日中之字皆隱用五字王字也

唐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代爲作乞歸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浮舟難効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未遑辨雪尋涉艱危其後范文正公以隨母冒姓朱以朱說既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之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効於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古人全語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攘切也

元豐末劉誼以論常平不便罷提舉官勒停遊金陵以啓投王荆公令其再起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荆公荅以啓略曰起於不得已蓋將有行老而無能爲云胡不止

盧多遜丞相謫海外國史載其謝表末云流星已遠拱北極以無由海日空懸望長安而不見又其孫載作范陽家誌附其臨終自作遺表略云昔日位居黃閣衆口鑠金此時身謝朱崖蔓草繁骨雖有五代表氣然亦可哀矣

熙寧中彗星見是歲交趾李乾德叛邕州二廣爲之騷動朝廷遣郭遼趙高討之荆公作相草出師勅榜有云惟天助順已兆布新之祥爲彗星見而出師也行年河洛記王卅充假隋恭帝禪位策文云海飛羣水天出長星除舊之徵克著布新之祥允集荆公用舊意爲新語也

楊子安侍郎坐黨籍謫官洛陽其謝再任官祠表云

地載海涵莫測包荒之度春生秋殺皆成造化之功卽報至丹陽蔡元度在郡見報驚嘆諷味之熊伯通任金陵爲王荆公幕府官代公作立貴妃表云有警戒相承之道無險設私謁之心荆公取而用之後人因用此一聯相承不已

鄧溫伯知成都謝上表云捫參歷井敢辭蜀道之難就日望雲愈覺長安之遠自後凡官兩川者謝表相承用此一聯

滕元發光祿受知神宗最在諸公之先以議政與荆公不合遂出爲帥又以妻黨李逢事謫知池安二州既罷安州許朝見至國門將復用之又中飛語再謫知筠州是時尚艤舟國東普照寺也先子實公之

客是時在京師托撰陳情表自辨先子爲公草之盡載於此曰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于中而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赴愬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矜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文子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行謂人如己既恃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疎愚積成仇怨一日離去左右十有餘年攻臣之言何所不有偶因疑似直欲中傷至如臣頃在京東

謬當帥路材微任重祿過災生驗凶人始造謀之年
乃愚臣未到任之日其時陛下特遣親信就以體量
在於臣身並無誣誤言事之臣不知本末或罔臣以
失察或誣臣以黨奸欲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
幸賴 聖君之照鑒力排衆議以保全爰自偏州漸
移節鎮昨因考滿許赴闕廷中書既不外除交代又
已到任官爲近侍理合朝參實欲敘愚臣久蒙含垢
之恩謝陛下稍復善藩之賜況臣素無黨援唯祈一
望清光今者纔入國門復除江郡戀闕之心徒切見
君之日無期拜命傍徨不知所措尋觀誥意復領裝
錢方悟此行非緣重譴臣是以敢陳危懼上冒 天
聰輒希行葦之仁曲軫遺簪之眷竊緣筠州闕次尚

論上

十一

在來春鄉里田園素來微薄家貧累重四方無歸臣
非敢別有僥覲更求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
波之間畏怖成疾伏望 皇帝陛下愍餘生之無幾
究前日之異恩改授臣穎壽湖潤一郡稍便醫藥漸
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一瞻天日之表然後
退歸田里歌詠太平自述臣子之遭逢歸詫鄉鄰之
父老區區之願求畢於斯滕公讀至戀闕之心徒切
見君之日無期起執先子手揮涕曰此予心欲言而
不可得者也表入 神宗大悅以滕公知湖州湖乃
公所乞也是時林子中作禮部貢外郎與公壻何洵
直邦彥同曹聞滕公得湖州以詩賀邦彥曰清風樓
下兩溪春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

宮主謫僊人謂公初登第時倅湖州距是三十年矣
先子爲滕作陳情表手簡尚在
今乃誤印在東坡市本文內

王公四六話上

十二

王公四六話下

張洎參政事江南李後主時為大臣國亡受知太宗復作輔臣時王元之禹偁為翰林學士洎手書古律詩兩軸與之元之以啓謝云追蹤季札辭吳盡變為國風接武韓宣適魯獨明於易象謂其自他國入中朝也

元之自黃移蘄州臨終作遺表曰豈期游岱之竄遂協生桑之夢蓋昔人夢生桑而占者云桑字乃四十八果以是歲終元之亦以四十八而歿也臨歿用事精當如此足以見其安於死生之際矣

顧起敦詩罷臺官久之得太原倅與先子同官素相好也敦詩作火山軍試官歸詫得人且言其解頭作謝啓甚工云夢焦中之鹿奚辨其真探領下之珠適遭其睡先子戲謂敦詩曰主文何太恍惚耶

曾丞相子宣三直玉堂作牋表有氣而備朝廷體其賀章子厚復資政啓曰浩若江海風波莫之動搖屹如棟梁蚍蜉無以傾撓其自南遷歸丹陽聞之觀元會作表以賀略云九賓在列鏘劍佩而肅駕鸞五輅在庭明旂常而載日月蓋雖老而文字不衰亦久在朝居文字職習性然也

四六貴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氣格低弱則類俳矣唯用景而不失朝廷氣象語劇豪壯而不怒張得從容中和之道然後為工王岐公作慈聖皇后山陵使掩壙慰表云鴈飛銀漢雖闕景於千齡龍繞青山終

儲祥於百世滕元發乞致仕表云雲霄鴻去免罹矰繳之施野渡舟橫無復風波之懼呂太尉謝賜神宗御集表云鳳生而五色悵丹穴之已遙龍藏乎九淵驚驪珠之忽得凡此之類皆以氣勝與語勝也子瞻與吉甫同在館中吉父既為介甫腹心進用而子瞻外補遂為仇讎矣元祐初子由作右司諫論吉甫之罪莫非蠹國殘民至比之呂布自資政殿大學士貶節度副使安置建州而子瞻作中書舍人行謫詞又劇口詆之號為元凶吉甫既至建州謝表末曰龍鱗鳳翼固絕望於攀援垂臂鼠肝一冥心於造化以子瞻兄弟與我所爭者垂臂鼠肝而已子瞻見此表於邸報笑曰福建子難容終會作文字

劉丞相謫死新州至元符末用登極恩追復故宮其子跂以啓謝執政略曰晚歲離騷難招竄於鬼域平生精爽或見夢於故人用李衛公夢於令狐綯乞歸葬精爽可畏故事也一本晚歲離騷竄竟招於異域平生精爽夢獨託於故人王荆公與吳冲卿丞相同年同歲又修婚姻之好熙寧中越兩制舊人三十餘輩用為三司使樞密使副又薦代已為相已為相冲卿遂擺其跡欲與荆公異力薦與荆公論事貶斥之人如呂晦叔李公擇程伯淳還朝又欲稍變新法及力言荆公家事荆公兄弟不和事荆公去而不復召者冲卿力也公在金陵熟聞之因中使傳宣撫問以表謝曰晚由科舉上誤聖知智曾昧於保身忠每懷於許國謹誣其巧竊憂解

免之難危拙更安特荷眷憐之至況遠跡久孤之地實通言易間之時而離明昭哲於隱微解澤頻繁於疏逖所謂通言易間乃謂冲卿也未幾冲卿薨於位公作挽詞云氣鍾舊國山川秀者識其鄉里本建州也

陸宣公隨德宗自奉天還闕興元元年下悔過制書曰失守宗桃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其後荆公罷相守金陵謝上表末云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尚冀於將來用宣公語意乃知文章師承未有無從來者也

王文恪公陶嘗言四六如蕭條二字須對綽約與據

言

言

言

言

鞍轡鏢須對攬轡澄清若不協韻則不名為聲律矣文恪謝正字啓略云雕虫篆刻童子尚恥於壯夫血指汗顏斷者徒羞於巧匠又謝自陳移守許表一聯

云有汲黯之直未死淮陽之郊無黃霸之才願老穎川之守謂陳州淮陽郡許州乃穎川郡黃霸自穎川入爲三公而我不敢願也用事親切有工類如此

韓子華丞相兄弟將相貴仕爲穎川甲族罷相後得帥鄉郡文恪賀啓曰夙推荀氏之龍重致穎川之鳳謂荀氏八龍及黃霸守穎川致鳳凰之瑞也

國朝故事作館職則如登科例有謝啓王昇除館職作啓與同舍裴煌如晦而啓中有云伏惟某官天澤育物內恕及人其後云仰荅異恩之賜次酬洪造之

私謂洪造如大造也如晦閱之驚起還昇啓曰盛文奉還且告留取頭

唐張巡之守睢陽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困食竭以紙布煮而食之而意自如其謝金吾將軍表曰想峨眉之碧峰預遊西蜀追駮駢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殺戮黎獻腥膻闕庭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餘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許遠亦有文其祭纛文爲時所稱謂太一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云智井鳩翔老堞龍攬皆文武雄健志氣不衰真忠烈之士也

裴晉公平淮西憲宗解玉帶賜之公臨薨却進之使

舊僚作表皆不如意遂令子弟執筆占狀云上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可留在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服其切當

令狐楚相自河南召入至閬鄉暴風有裨將飼馬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遂大拜裨將南還以馬死畏帥之責以狀請一字爲據公援筆判曰廐焚魯國先師唯恐傷人屋倒閬鄉常侍豈宜問馬時魏義通以檢

校常侍代鎮三城

孫魴本畫工之子頗多避就王澈爲中書舍人草魴誥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畫尋常之物魴終身恨之

王元之謫居黃州至郡二虎鬪於郡境一死之羣雞

夜鳴冬雷電司天奏守土者當之詔內臣乘駟勞之
即徙蘄州抵蘄上謝表曰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
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上覽之曰禹偁其亡乎

錢熙泉南才雄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太宗

愛其才擢館職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略曰渭川

凝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年

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悲於斷

鴈鄉人李慶孫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

舉世傳

曾魯公雖年八十筆勢尚雄曾子宣謫守鄱陽手寫

一東慰之云扶搖方遠六月不得不息消長以道七

日自當來復揚經臣維嘗愛而誦之曰此非知其然

而爲之神驅於氣使爲之也

阮思道子昌齡醜陋吃訥聰敏絕人年十七入海州

試海不揚波賦即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其警句云

收碣石之宿霧斂蒼梧之夕雲八月靈槎泛寒光而

靜去三山神闕湛清影以遙連

先子嘗言王荆公作相天下士以文字頌其道德勲

業者不可以數計也如祥道啓曰六經之書得孔子

而備六經之理得先生而明王禹玉作除相麻詞曰

至學窮於聖原貴名薄於天下熊伯通賀啓曰燭照

數計洞九變之本原玉振金聲破千齡之堙鬱又曰

永惟卓偉之烈絕出古今之時鄧溫伯作白麻曰道
德合符乎古人學問爲法於海內越升冢宰大熙衆

功力行所學而朝以不疑謀合至神而人莫爲問若
此者劇多然不若子瞻贈太傅誥曰浮雲何有脫徒
如遺此兩句乃能真道荆公出處妙處也世人謂中
含譏切恐大不然

鄧左轄溫伯三入翰林前後幾二十年高文大冊每

號稱職其立哲宗爲皇太子制首曰父子一體也

惟立長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惟建儲可以

係四海之望末云離明震長綿帝祚於億年解吉渙

亨灑天人於萬宇天下誦之

神宗自穎王即位元豐中陞穎州爲順昌軍節鎮時

元厚之罷參政作穎守令郡中老儒士胡士彥作謝

表公覽之以筆抹去疾書其紙背一揮而成略曰燾

土立社是開王者之封乘龍御天厥應聖人之作按

圖雖舊錫命惟新又曰興言駿命之慶基宜建中軍

之望府謂文武之德聖而順唐虞之道明而昌合爲

嘉名以侈舊服元祐六年立皇后孟氏而梁況之爲

翰林學士其制略曰太母以萬世爲心命虔宗事之

重大臣以兩極陳義請建坤儀之尊謂王道之大所

由興故人倫之始不可緩末云垂光紫庭襲譽彤管

一時諸公皆歎其不可及前後立后制靡能過焉

四六格句須襯者相稱乃有工方爲造微蓋上四字

以喚下六字也此四六之格也前輩作謫樞密使張

遜誥云互置朋黨交攻是非具錦之詞遂彰於萋菲
挈瓶之智已極於滿盈丁晉公南遷作南岳齋疏文

云補仲山之哀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羹難調於衆口至曾子宣謝宰相表曰方傷錦敗材之初奚堪於補衮况覆餗折足之際何取於和羹此又妙矣傷錦敗材四字後漢傳全語也

神宗首用富鄭公作上相以司空侍中爲昭文館大學士也制乃翰林學士鄭毅夫所草末云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夷傾心傾心一作聞風而待命毅夫自負此文敏贍因爲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纔燒一寸花元祐中司馬溫公作相除左僕射時學士鄧溫伯行制其末曰上寅亮於天工則陰陽風雨以之

順下咸遂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靈內阜安於兆民外鎮撫於四裔此二白麻特相類人謂非二公不能稱此大訓也

治平中 英宗患歷代史繁多難見令司馬溫公編進君臣事跡溫公請置局辟官薦劉恕道原劉攽貢父趙君錫無愧而無愧以親老辭後又辟范淳父在局遂成一代書成則進上 神宗賜名資治通鑑元豐末進五代紀而書成遷公資政殿學士除淳父祕書省正字爲賞典時道原已前死貢父方貶官衡州也元祐初溫公還朝作門下侍郎用宰相蔡持正劄子方下國子監開板杭州雕造劇致工也令溫公門下士及館職校讎之板成遍賜宰執侍從及校讎官

各以表謝獨芸叟表能盡著書始終今載於此略見通鑑本末焉略曰 英宗皇帝患學者不能遍窺況人主何暇周覽思有所述頗難其人疇若臣哉莫如光者 神宗皇帝揮宸翰以錫名敕講筵而進讀目爲通鑑時則弗迷資彼治原捨茲安出又曰上下馳騁於數千載間出入相隨於十九年內尚假言官之督責熟諳里俗之謗誣卒成一代之書仰副兩朝之志雖古者興亡事迹固已粲然而光之筋力精神於此盡矣又曰旅遊東國嘗屢歎於斯文留滯周南遂克終於先業嗟君臣之際遇已極丹青何父子之淪亡忽悲風露云張芸叟又有詩謝范學士淳父云通鑑初成賜近臣不遺疎賤帝恩均我投湘水五千里

君滯周南二十春東觀汗青身是夢西齋削藁事如新細思當日修書者祇有三人今一人謂劉貢父道原范淳父也淳父時爲講筵芸叟爲臺官也

資治通鑑成溫公託范淳父作進書表今刊於通鑑後者是也溫公以簡謝淳父云真得愚心所欲言而不能發者溫公書帖無一字不誠實也

吳正肅試賢良方正科殿試策因論古今風俗之變皆隨上所好惡有曰城中大袖外有全帛之奢雨下墊巾衆爲一角之效是時試策猶間用對偶句也仁宗喜此兩句對輔臣誦之有意大用正肅者實肇於此蓋 仁宗聖性節儉方自家刑之於天下戒在於變俗而稱此聯爾

秦少游觀在元祐諸館職最後自校對黃本書籍方除正字以啓謝諸公當時稱之用三國志蜀秦宓博識諸葛孔明呼爲學士爲唐詩人秦系自號東海釣鰲客張建封始署爲校書郎少游用此當家二故事作啓略云切觀前史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且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爾遽遭逢

豫章潘興嗣家有李後主歸朝後乞潘慎修掌記室手表慎修李氏之舊臣而興嗣之祖也其表略云昨因先皇臨御問臣頗有舊人相伴否臣即乞徐元楬元楬方在幼年於牋表素不諳習後來因出外問得劉鋹曾乞得廣南舊人洪侃今來已蒙遣到徐元楬

九

九

其潘慎修更不敢陳乞所有表章臣且勉勵躬親臣亡國殘骸死亡無日豈敢別生僥覲干撓天聰只慮章奏之間有失恭慎伏望睿慈察臣素心其銜位稱檢校太尉右千牛衛上將軍上柱國隴西郡公食邑千戶後連劉子云奉聖旨光祿寺丞徐元楬右贊善大夫潘慎修並令往李煜處而楊大年作慎修誌文云喬木不勝空悲故國曳裾王府猶見故君者謂此也李後主手表僕嘗摸得之愛其筆札清妙不凡兵火亡失已久因記其梗槩焉後見大年所作慎修墓誌乃云俾事故君是爲上介思喬木於故國尚見世臣曳長裾於王門兼掌記室

范淳父爲其叔祖景仁草進樂表云法已亡於千載

之後聲欲求於千載之前事爲至難理若有待又爲呂正獻草遺表云才力綿薄豈期位列於三公疾疢嬰纏敢望年踰於七十世謂能道二公胷中事也司馬溫公還朝作門下侍郎至大拜四方賓客賀啓語稍過重者必以書謝卻而還之者至多吳處厚爲太常博士啓賀公曰伏以賢國之基用其賢所以固國忠民之望擢其忠乃以得民制命一頒輿情共悅恭惟某官道高致主德裕庇民磨涅而堅白弗渝用捨而行藏自遂著龜先見昔已推其至誠松柏後凋今乃顯其孤操方當倚注之際勉率奮熙之功庶令四海風謠播休聲而不已千秋史策傳茂實以無窮溫公手東還之曰稱譽太過不敢克當處厚復啓納之曰處厚前日喜公拜命無階踵賀輒貢短啓敘致悃悃伏蒙謙損特甚乃謂稱譽太過不敢克當即時封還使處厚既報且惕逃罪無地比欲置而弗再然又以前啓凡二十句止百餘字字皆撫實而言殆無半語虛飾故首敘國家輔佐須以忠賢爲本而選用必先從民之望如此則國家安而民悅若公之進退出處謂之忠賢耶非耶今既大用然則天下之人悅乎故啓稱用賢所以固國擢忠乃以得民蓋謂是也又公在先朝專以正道輔拂故啓稱道高致主專欲惠養元元故啓稱德裕庇民久居散地未嘗隕穫故啓稱磨涅而堅白弗渝力辭貴位略不絆戀故啓稱用捨而行藏自遂往日之明則可謂著龜之先見今

日之事則足見松柏之後凋然處厚復以大名之下其實難副故又愛公而申勸之曰方當倚注之際勉率奮熙之功則庶幾四海風謠播休聲而不已千秋史策傳茂實以無窮蓋此等事又在卒功終譽之後當俟他日見之乃知此啓並無愧辭今再遣一介仰塵左右伏惟台慈特賜收留溫公乃受焉因備書此段以見溫公之謙德每如是也

神宗初即位王介中父劉效貢父同考試進士中父以舉人卷子用小畜字疑畜字與御名同音貢父爭以爲非中父不從固以爲御名貢父曰此字非御諱乃中父家之諱也因相詬罵既出試院御史以爲言貢父坐罷同判太常禮院罰銅歸館有啓謝執政云虛船觸舟忤心不怨強弩射市薄命何逃前輩稱其工又貢父謝京東漕表略曰不知足而爲履是匪難能懲於羹而吹虀乃非適變亦薄時之奔競功利者非難爾

表啓中最以長句中四字爲難以其語少而意多因舊爲新涵不盡無窮意故也前人之語能稱此格者如劉原父謝館職啓啓整齊百家是正六藝元厚之謝表云填麓萬民金玉百度彭器資上章子厚啓報國丹心憂時白髮舒信道謝復官表九幽路曉萬壑戶開蓋可傳載諷味者尤難也

劉貢父作國子監直講英宗即位久而車駕方出太學生除直日外並迎駕時有齋直日以不得預也

乃潛出看駕旣而衆退以潛出之罪申直講直講難其辭貢父遽判其狀尾曰黃屋初出莫不咸觀青衿何爲乃獨塊處可特免罰衆以爲當

王公四六話下

